

潮头拾贝 |

人到中年(外一首)

■ (陕西)牛子文

光阴闲下来很长,忙起来很短
平凡。卑微。匆匆。一支烟还在抽
春天就老了
把童年交还老屋,交给乡下一把铁锁
把少年夹在书里,夹进模糊的
几张旧照片。把青年抛给年轻的
折腾。而人到中年的时光,多与人 and 家有关
一天天被忙碌吃掉,留下一些骨头
遍地零星。像碎纸机,切碎快乐,无奈
还有一些难言之隐,归还纸的轻盈

光阴不能储存。只能置身其中
此刻,我只想把它锁进文字
如同攥紧母亲临终的手

我不杜撰植物的爱情

这个许多人怀春,访春,伤春的季节。许多花儿一转眼无影无踪
随后跟进的是冷雨,抓着冬天的尾巴
日子在热冷频繁的折腾里
我的冬装脱了又穿

而春天经不起猜想。河水悄涨
花开盈盈,有一些花朵在风雨里走失
有一些风景瞬间湮灭。那些小草
那些麦苗,却在悄然茂盛
我不杜撰植物的爱情,是否会在春天
某个清晨或者黑夜怀春

我不想象,在春天的分分秒秒里
独自面对花朵感叹,忙着搜罗
无数新奇的句子,作为春天的卷片
我只想:在忙碌的人群中,平凡卑微地生活
正如窗前的这棵槐树,经历了秋冬之后
绿芽在枝头灿烂

潜伏生活低处的小草(外一首)

■ (海南)余正斌

打开一面墙,生活犹如小溪流水
没有浪花,只有一些旁枝细节

这么多年,我一直卑微地生活在自己
悲伤的情绪里,没有任何抗争

仿佛一株没有开花的小草,总是小心翼翼
试图用灵魂触摸大地的神经

有时随风摆动,有时潜伏在生活的低处
期待一天,以燎原之势舞动世界

夜晚,或长调

自从我把雨水打包给春天
故乡所有的庄稼,都长势旺盛
一些枝条穿越夜的黑洞
月光淹没在,一个歌者的长调之中

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始终
打不开一扇刚出土的门
那些旅居他乡者,都安排在天堂之外
如同一个侍者,我每天写诗编辑

她,或者他们,总以诗歌名义
在深更半夜,谈情说爱,谈古论今
一杯满满的红酒,在我的内心深处
愈演愈烈,仿佛要颠覆整个季节

孤独的夜晚

■ (河南)程志强

孤独是一种经验。
开采月亮的矿工一直幻想着能采掘到爱情。

她身披月光,
她的爱在深夜里像月光一样燃烧。

杂草从孤独的夜晚身上漫过。
世人听到了虫鸣。
玻璃融化,黑夜的实验室刚刚建造完毕。

她被描述为爱的琥珀。
她的黑夜在收集被月亮遗忘的部分,
像一种临行前的短暂告别。

中年之躯

■ (海南)陈波来

它用于半生的惶惑,还有拮据、卑贱与抑郁
它持续晃动空洞的两袖,使之终成多余
欢愉愈发仓促,它在汗水中
象征性的起伏,像难以确定的某些指标
事实上它已接近干枯和麻木

在这片土地上,雾霾轻易地抹去了
有年头的林木和深呼吸
它变得迟疑与缓慢,先于一般性的中年
走过的路,现在随秋风回转,印满它身上
它更早地、更清晰地进入不惑与知命

先于其他兄弟的,它很快会遭遇
疾病。病来如山倒。它会因病痛与喘息
而抽紧,由此被一点点压榨出生气
它为之惶惑过的,其他兄弟的还在惶惑
它羞愧过,因此它再不会用于羞愧

潮头私语 |

阳光下,那些红色在想象之外美丽。
秋风已经吹开岁月的门扉,浅滩上的植物
慢慢变红,大片红色铺满整个滩涂。追寻着秋
的风,那些飞翔的鸟以芦苇荡为背景,以一望
无际的滩涂为舞台,在生命的色彩之上绘就自然
环境与人文景观完美结合的纯度风景。

那些壮观的是文字写不出的,碱的渗透
与盐的浸润,让一片一片的红似朝霞、似红色
的海。无论日子如何,无论岁月如何,红色的
草滩总是一如既往地燃烧,火,红,就是她生命
的形式和内容。

其实,织就红海滩的是一棵棵纤弱的碱
蓬草,她不要人撒种,无需人耕耘,一簇簇,一
蓬蓬,在盐碱卤渍里,年复一年地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于光阴荏苒中,酿造出一片片火红
的生命沼泽,闭上眼,做几次深呼吸,心似也
被风洗得透亮。

单看每一株红色的,都是那样弱小、其貌
不扬,细细的茎条上长满了紫红色的小果实,
它们和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蟹洞相依相伴,但
这成千上万的草连成簇、形成片,就形成了一
望无际的红色海洋,蔚为壮观。

站在高处眺望,你会情不自禁地激动、感
叹,红色的碱蓬草布满了浅滩,红色与远处的
芦苇为背景的绿色交相呼应,向内是无限的想
象,向外是辽阔的风景。时而有海鸥飞起落下,
在感慨岁月的激情的同时,一览无余的独美风
光让人把所有的想象都遗落在一片好色之上!

红红的碱蓬草,随着秋风摇曳,一片片的
美丽,一片片的壮观。而此时,我们都是片片
壮观和无穷魅力的配角,目光企及之处,殷红
一片,如血染一样或者就是一张巨大的红地

潮头品茗

乡愁不仅仅是一片故乡的云,让你看见
风穿过,雨穿过,残月穿过,甚至大雁穿
过。更可怕的是有人把乡愁弄成一种文化,
一种壁垒,进攻或退守都不是策略,往往在
他乡,遇到这种粉饰过的陷阱,落入其中,
不能自拔。

当我撞见仙桃市梦里水乡荷塘村,这个
沉静在赵西垸林场中的村落,以石砖木竹为
原料,青砖灰瓦、土墙茅草为建筑风格,空间
的随意性衬托出村落的自然和谐,曲水流觞,
儒风雅俗,水涸处,多丽人,秉执兰草竹箫,这
些云门草堂,轻烟袅袅,有鸟儿高卧蓬窗,勾
起涟漪乡愁无边。

我仿佛望见 19 岁时的父亲,长衫布衣,
携一把油纸伞,从侏儒小镇步行一百里到沔
阳县城,在仙桃一家叫肖逸盛的布店里做掌
柜先生。后来一场大火夺去了二爹儿子的生
命,父亲侥幸逃脱。父亲的堂妹,也就是我的

1
我有过两次招考经历：第一次是 1999
年,成绩考得不错,但是在最后关头被告知电
大委培生不在招考之列；第二次是 2000 年,
我怀孕七个月,考到一半就提前退场。

2001 年,我已待业三年。8 月,我带着婆
婆和女儿进城考试,因为没有多余的钱,只能
寄宿在三哥家。当时,女儿只有十个月,换了
新环境,更加粘人,没日没夜地哭,婆婆、三
哥、三嫂轮番帮我哄孩子,好让我多一点时间
复习,但是我根本静不下心来。

午睡起来,女儿搂紧我的脖子“哇啦哇
啦”地哭,鼻涕、眼泪蹭了我一脸。考试时间快
到了,婆婆狠心掰开她的小手,抱着就往街上
走,小家伙哭得撕心裂肺,揪扯着婆婆的头发
和衣领,一个劲儿地喊:“妈妈……妈妈……”
我不敢看她,头也不回地朝考场跑,正午的
太阳晃得人睁不开眼,那些房屋、树木和行
人,幻化出无数的重影,女儿的哭声渐渐远
了,我长长地舒出一口气,钻进老党校的厕
所,拧开水龙头,抄起微凉的自来水拼命往脸
上扑。

成绩公示的那一天,我抱着女儿挤在人
群里,踮起脚尖看墙上贴的成绩单,只听见有
人喊:“彭万香! 彭万香才考得好!”也许是太
久的待业已成为习惯,那些房屋、树木和行人
又幻化成无数的重影,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
信这是真的!

2

潮头文讯 |

四川彭州举办
首届“大美湔江——中国·彭州·端午诗会”

6 月 14 日至 15 日,四川省彭州市以湔
江河谷的古蜀文化、水文化、宗教文化、牡丹
文化、特别是诗歌文化为背景,成功举办了首
届“大美湔江——中国·彭州·端午诗会”。诗
会分别在红岩镇的蜀水荷乡,通济镇的通济
花海、“青林·通济古镇”和桂花镇举行。

据了解,这是继“清明诗会”“平原诗会”
后,这又是一次“平原诗歌的大盛会”。6 月 14
日上午,由邛崃市作协、《鱼凫诗刊》杂志、彭
州市作协和平原《平原》文学社团的 60 名诗
人来到彭州市红岩镇的“蜀水荷乡”,参加了以“蜀



毯铺展开来,晶莹、耀眼、剔透、娇艳、热情、灿
烂、动感、浪漫。像火,烧成燎原之势;似霞,染
红半壁浅滩。叫人无不感叹大自然的神奇。所
有的人面对这片红色的魅力,都贪婪着、自私
着、争抢着,把这满滩的“红”永远定格在自己
的照片里。

太阳初升也或夕阳西下,霞光染红了天
空,红彤彤的一片,与湿地的那片红草滩形成
天地相连,映红所有快乐、幸福的笑脸,也映
红了所有的心情。

写给湿地的文字

湿地,被长长的堤岸圈围着,安谧,恬静。
几条小船轻轻摇过,悄然间,惊醒了安逸酣睡
的梦。

翻开你的扉页,那是由封面勾出的风情
吧。

听,在绿绿的草间有花开的声音;听,飘
渺的音乐里是潺潺的流水。看,湿地深处有鸟
儿舒展着的翅膀;看,蓝蓝的天空上有云卷云
舒的飘逸。

水面上折射的光晕,让鸟儿的飞翔系上
了传奇的光环,放慢脚步吧,别让我们的脚踩

穿过乡愁的人群

■ (陕西)谷未黄

么爷住在好吃街上,这里滨临汉水,是我和表
妹嬉水的好去处。老沔阳是由大大小小的洲
组成的,与洲相邻的是湖泊及河道,除了洲就
是水,这就是古云梦泽的基本地貌。民谣道:
“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我出生的那年,
门口常有人拍着渔鼓,讨米要饭,我一岁多
点,母亲又饿又病,撒手而去。我么爷一生没
有生育,但是父亲不忍心把我给她抚养,么爷
才领养了表妹,这是一个让我爱到泪奔的美
丽女子。

梦里水乡仿佛把整个好吃街都搬到了荷
塘村,集天下之大吃。“天下第一蒸”的巨型
蒸笼按“九五之尊”设计,直径 9.9 米,高 5.8 米,

那些年,我是待业青年

■ (四川)彭万香

在这之前,我曾做过一年多的练摊女,足
迹遍布许多乡镇、集市和厂矿……初始时,我
已怀孕五个月,源于大学毕业两年余,依然没
有工作,早早地选择结婚,天真地以为有爱就
有了一切,但是婚后柴米油盐的拮据生活和腹
中胎动激起的母爱情怀,让我彻底从童话梦
中醒来,思想和行为逐步接近于现实。

那是 7 月,我跟妹妹进城办事,路过拱极
楼旁边的两元店,生意异常火爆,我想都没想,
就用刚刚领到的 200 元代课拖欠工资,选了
100 件小商品,兴冲冲地提回家。

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用两根条凳支一个竹
蔑垫,搭建一个简易摊点。那些一蹦一蹦的
小青蛙、会跳的小老鼠、能翻滚的小坦克、
亮晶晶的仿水晶玫瑰、精致的盒装小字画
……在当时闭塞的农村是无比新奇之物,第
一批货,每件 3—4 元,不到一周就抢购一空。
也许是因为我上过大学,审美能力略高一筹,
无论我卖什么,只要新货一到,就会有无数
的人围拢来抢购。

这一段经历里,最不能忘记的是罗老爹。
老爹无儿无女,住在我家对门的小瓦房里,七
十多岁,穿一条深蓝色的“阔腿裤”,长短貌似
九分裤,戴顶护耳帽,穿双剪刀口布鞋,挑着
两个簸箩,靠卖旱烟、烟斗、麻线、花生、瓜子

等为生。我俩的摊点摆在一处,老爹来得早,
会帮我占地;我先去,也会帮老爹留好位置。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老爹常帮我看摊,有人
来了就大声喊我,很多时候,老爹会帮我抱一
下孩子。等孩子牙牙学语,老爹就会唱小调哄
她开心:“好久不赶大里街 (gai), 扯把辣秧顺街
(gai)栽, 两边栽把辣秧树, 中间留给妹逛街(gai)
……”老爹豁牙,声音拉得老长,逗得小娃娃
“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初上讲台,我是茫然的,三年待业生涯,
我的思维已经不再习惯学习和思考,普通话
不知该怎么张口,连拿笔写字都觉得别扭。学
校安排我上初中历史课,这与我的本专业——
汉语言文学之间,又有着巨大差别。白天,我
想看书,想备课,想练字,但是孩子使劲儿哭,
哈欠一个接一个地来;晚上,保姆走了,孩子
睡了,我却又陷入无穷无尽的失眠。但是

疼湿地的心,风儿吹过,蒿草飒飒作响,一起
朗诵起欢快动听的诗篇。水、生命和文化,是
生命的摇篮是鸟儿的天堂,沿着梦境,绕过茂
密的草,那些点点金光浸透了沃野,那些舒展
的刚毅中有淡淡的“柔美”。

我是湿地的一只鸟吧,我是湿地的一支
苇吧,我是湿地的一滴水吧。凭借从芦苇后面
传来的水流声,可以判断一条河流的方向。或
者,干脆就揣测一汪水,以及我们或宁静或躁
动的心境。

穿越芦苇的屏障,船的倒影在一点点变
小,风吹过,勾起一点涟漪,如同一块阳光下
的冰。

湿地的芦苇荡,将我们融化其中,穿行
在芦苇荡,每一根芦苇也都能讲出一段故
事。芦苇横亘在我和一汪水之间,没有了思
想,只有情感。在一汪水的怀抱,微风过
处,起伏的苇叶,让人想起小英雄雨来的故
乡、让人想起白洋淀、让人想起当年的游击
战争。

不时有水鸟鸣叫着飞起飞落,我看见浩
浩汤汤的芦苇,失去了睫毛的柔和,闪烁着类
似金属的光泽,如同爱情,渐渐坚硬起来。
呵护湿地吧,如同呵护我们的肾。

葡萄熟了

■ (云南)许文舟

悬挂在盛夏的头顶,饱满的果实,涉水很
深。一粒两粒,是谁的胸臆,又仿佛是,迷糊的
神吐出了真言。

没有踩踏,拥挤与推搡,用个流行词叫做
抱团。有时候担心细瘦的茎,能否担当一万粒
雨水提炼的蜜意。我羡慕那些果农,伸手便摘
到美人指,我试着学做这个摘的动作,几次又
都悄悄缩回手,没经过劳作,伸手就懂了不少
的含义。

宾川,葡萄熟了,每一个村子,都有回甘
的香息萦绕。羊脂玉归落寻常人家,那些黑
蜜,早早就办理了出国的手续。有时候把一粒
维多利亚放到嘴边,就有异域的风,与我打起
了照面。

透明的水滴,总是吸纳了一路的虫害与
天灾。含铁的籽实,却以绵柔的甘甜报答世
人。沿着藤,并不全是为了攀附。六月,一粒粒
葡萄,实际是被蜜浸透的生活,翻过一页,才
知道苦与甜,永远是种葡萄人的宿命。

说多少,都不及一粒葡萄,像泥土与阳光
一样真实。不说,也没关系,把一粒葡萄含在
嘴里,便懂得生活的本真与奥秘。

有的贴上商标,装箱出洋。就像,当年,从
宾川离家出走的女孩,把自己交给城市的杯
盘狼藉。而这个时候,它们还在枝头,饱饮烈
日,渐渐让自己欲望四起。

有的则要进入酒池,而杯子,则是一粒葡
萄驰骋的江湖。

也许美食不能打败所有的人,但是拒绝
美食的人一定会被打败。梦里水乡邻近的潜
江市龙湾遗址是楚国离宫别院遗址群落,因
楚灵王特别喜欢细腰女子在宫内轻歌曼舞,
不少宫女只吃一顿饭,以求细腰,故章华台
亦称“细腰宫”。《战国策》和《墨子》里
记载,除了宫女,楚国的士大夫们为了细
腰,饿得头昏眼花,坐在席子上的人要扶着
墙壁才能站起来,坐在马车上的人要借力于
车轼。谁都想吃美好的食物,为了楚王的嗜
好,即使饿死了也心甘情愿。唐代诗人汪遵
在《细腰宫绝句》里记下了这一幕:鼓声连
日烛连宵,贪向春风舞细腰。争奈君王正沉
醉,秦兵江上促征桡。

章华台高 23 米,宽 35 米,相当于一座近
10 层的高楼,后来毁于战火,被泥沙掩埋。
时间停止运转,但是乡愁在梦里水乡像
种子一样开花,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也许美食不能打败所有的人,但是拒绝
美食的人一定会被打败。梦里水乡邻近的潜
江市龙湾遗址是楚国离宫别院遗址群落,因
楚灵王特别喜欢细腰女子在宫内轻歌曼舞,
不少宫女只吃一顿饭,以求细腰,故章华台
亦称“细腰宫”。《战国策》和《墨子》里
记载,除了宫女,楚国的士大夫们为了细
腰,饿得头昏眼花,坐在席子上的人要扶着
墙壁才能站起来,坐在马车上的人要借力于
车轼。谁都想吃美好的食物,为了楚王的嗜
好,即使饿死了也心甘情愿。唐代诗人汪遵
在《细腰宫绝句》里记下了这一幕:鼓声连
日烛连宵,贪向春风舞细腰。争奈君王正沉
醉,秦兵江上促征桡。

章华台高 23 米,宽 35 米,相当于一座近
10 层的高楼,后来毁于战火,被泥沙掩埋。
时间停止运转,但是乡愁在梦里水乡像
种子一样开花,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在我手足无措时,一种奇妙的现象却发生
了:每当我浑浑噩噩讲课本知识时,那些潜藏
在大脑皮层深处的历史故事和与之有关的
小说情节,就会嘈嘈地冒出来,我因此能将
每一堂历史课都上得神采飞扬,从孩子们
专注的眼神里,我寻到了离别已久的熟悉
的自己。

校园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孩子们灿烂的笑
脸,让我慢慢地回归,阅读、编织、写作、
朗读、绘画……我一点一点地拣拾丢掉
已久的爱好和习惯,渐渐找到了当老师的
感觉。

如今,四年过去了,我已渐渐适应了这里
的工作,找到了如家的安稳和久违的职业
安全感,那个关于失业的梦境也很少再出
现,一份从容、淡然的心境悄然代替了以
往的患得患失和惶恐。

今天,办公楼的大院里,来报考学前辅
导员的人越来越多,报名处挤满了人,她们
有的独自一人,有的抱着孩子,有的领着
孩子在院子里玩耍。楼道里,偶尔传来一
两声孩子的啼哭,那么熟悉。我不知道她
们有没有和我相似的经历,但是祝福的心
意却在不经意间浮上心头。

“那些年,我是待业青年!”突然想理直
气壮地喊出来,没有自怜自艾,发自内心升
腾起来的是从容与骄傲。

那些年,我是待业青年!我无怨无悔,生
活的磨砺让我遇见了更加坚强的自己。那
些磨砺如苦口良药,经过二十年的熬煎,
渗透到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在生命的某
一个时刻回报予我神奇的功效。

